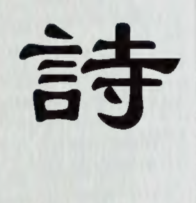


詩益

詩益卷之九

金壇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華江編輯

詩大問

國風

或問國風邶鄘衛以下無盛代之詩何也。曰失其傳也。曰然則其衰世之風孰錄之。曰蓋孔子之前或錄之。夫錄詩不自孔子始也。詩之傳則自孔子始。曰何以言之曰聖人者萬世之師也。六藝之傳也。皆聖人之教也。故夏殷與周。並稱盛王。而夏代無詩。殷則僅存其頌。非夏

殷之詩不備也其先無孔子故也故凡列國之盛代并無詩也其時亦非無錄詩者也而不得聖人論定之則久而易以及其衰也去孔子未遠故其詩之錄於人者猶未以爲孔子取而論定編次之而詩之教以興若其盛代之風則以軼不可錄聖人不得已闕之此所以失其傳也曰然則凡國風詩後先次序之義皆孔子斷之乎曰然蓋其間孔子有或仍其舊者而其義則聖人之教也非孔子孰能修之哉

或曰子之言國風鄁鄘衛以下衰世之詩其說然矣若

二南與豳去孔子既遠今其詩不亾何也曰二南與豳
者詩公劉文王之化周公相成王之德而非諸侯之風
也蓋周之大師實藏之是故其傳也遠若列國諸侯之
詩非周室之藏而大師之藏也此其所以亾也曰記曰
大師陳詩觀民風列國之詩既陳之天子矣今云非周
室之藏大師之藏何也曰記所稱者蓋古天子廵狩時
舉行之典禮耳惟周室盛代則行之降及衰世王職廢
闕諸侯背叛其時天子既無廵狩之事而諸侯亦未有
肯自陳其淫亂之風於天子之國者乃其詩今獨存焉

至於盛代。如武王成康之世。齊大公衛康叔晉唐叔之國。今皆不傳其詩。則可知今詩之存。爲後人所私錄。而記所稱大師陳詩之事。雖周之盛代或行之。然以其諸侯之詩。非周室之藏。故久而亾之耳。若使其詩果與二南及商頌藏之周室而職之大師。其爲時雖遠。未如夏殷之舊也。安得至孔子之世而盡亾之哉。曰。然則列國諸侯之詩。旣不職於大師矣。皆非樂歌所用乎。曰。國風之用於樂歌者。惟二南與豳耳。蓋其詩美公劉文王之化。周公相成王之德。而非諸侯之風也。若以列國諸侯

之詩。歌於天子之廟朝。用於天子之祭祀朝會燕饗。則

於義爲不稱。此說之可推而曉者。況如邶鄘衛以下衰

世之風。其非樂章所宜用。而大師所宜歌。益彰彰明矣。

曰。然則左氏春秋傳稱季札觀樂歌國風之說何取乎。

曰。此左氏之誣而失其實者。其義則余予辨詳言之。見說

後雅
狀辨。

風始乎二南何也。曰周之興也。其二南乎。孔子有興周

之志焉。故風始乎二南。次以邶鄘衛何也。曰周之有邶

鄘衛也。殷所以亡也。邶鄘衛者殷墟也。周興而殷亡。孔

子僞殷之亡也故邶鄘衛次之次以王何也曰周所以衰也越周之興而及其衰故王次之次以鄭何也曰鄭之滅檜虢以立國也其在周之衰乎且夫有鄭而其後霸國之爭也屢焉周衰而後霸國興故鄭次之而齊唐秦三霸國又次之然則魏在齊唐之間何也曰魏亡國也霸國興而小國亡矣秦後乎唐何也曰晉之霸也繼乎齊秦之霸也繼乎晉陳檜曹又次秦何也曰陳檜曹皆亡國也周衰而後小國亡風之終也列亡國三焉傷乎周也魏滅於晉而晉遂以興新故魏先於唐檜亡於

終。而鄭僅以立國。故檜不先鄭。其後終以豳何也。曰。夫豳者。周公相成王之治。孔子傷乎周。而以豳終之。所以望周之復興也。此孔子。魯人也。周公。魯之先也。風始乎周南。周南者。周公行文王之化。始乎周南。終乎魯也。終之以豳。終乎魯也。孔子有用魯興周之志焉。是以始終乎魯也。

周南

周南始關雎何也。曰。關雎者。文王之化之首也。故周南始之。次以葛覃卷耳何也。曰。著后妃之德也。關雎之道

立。而家齊之化行。然必觀於葛覃卷耳。而後知后妃之德。故關雎爲首。而葛覃卷耳次之。雖然。孔子稱夫三詩之意云爾。非詩人之志也。作關雎者。匪以冠二南。而葛覃卷耳后妃之作。亦豈繼關雎者哉。是故詩人孔子之志不同焉。三百篇之義一也。

次以樛木何也。曰。美文王也。文王得后妃之助而家齊。于是乎福履綏之矣。

次以螽斯何也。曰。文王得后妃之助。而福履綏之。於是子孫旣衆且賢。而有周公之聖。以行其化於國中。斯家

齊之以治國之本故其詩在樛木桃夭之間然則孔子其有美周公之志乎召南甘棠所以美召伯也而周南無美周公之詩余于螽斯見之矣曰周公文王之子也螽斯言宜爾子孫曰美周公何也曰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宜爾子孫蟄蟄兮美文王后妃之子孫者螽斯詩人之志也非專美周公之詩也其曰美周公者蓋孔子編次之意云爾是故詩人孔子之志不同焉此之謂也

次以桃夭兔罝芣苢漢廣汝墳五篇何也曰文王之化

自家而國自國而南。其桃夭以下五篇之次如此。而漢廣汝墳化及南國與召南之詩相際矣。

周南終麟趾何也。曰。次麟趾之義猶螽斯然。故其詩居周南之末焉。所以終之也。曰。麟趾詩人亦美周公乎。曰。美文王公子公姓公族者。麟趾詩人之志也。非專美周公之詩也。孔子之所以寓其意者。亦猶螽斯云爾。曰。然則周南無專美周公之詩何也。曰。此不可考矣。或曰。二南采于成王周公。蓋有其詩而周公删之。或曰。非也。蓋本亾其詩耳。按聖人無遺錄自私之心。前說失之。後說近是。將南無美周公詩者。存于有善則歸于

其後故國人稱美文王而不及周公歟。

召南

召南首鵲巢采蘩草蟲采蘋南國之詩何也。曰。召南首鵲巢以下四篇。上承周南之義。繼漢廣汝墳之後。明南國諸侯大夫咸被文王之化。而能齊其家。所謂二南之義合也。其南國諸侯夫人之詩先大夫妻者。蓋其大夫亦被諸侯之化也。

甘棠次之何也。曰。南國諸侯大夫。所以被文王之化者。惟召伯能行之。故次以甘棠。其次以行露何也。曰。南國

之人。於是咸被召伯之化也。

羔羊殷其靁摽有梅次之何也。曰。召伯行文王之化于南國。其大夫咸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羔羊。所以修身也。殷其靁。則及于家矣。摽有梅。化國之效也。

次以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也。曰。召伯行文王之化于南國。其諸侯咸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小星。江有汜。所以修身而及于家也。野有死麕。則化其國矣。曰。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麕三篇皆南國女子能守禮者之詩也。今其說不同何也。曰。蓋其所繫之次有異焉。故一以著

召伯之化。一以著南國諸侯大夫之化。因上篇之義而分別之如此。余于分別詩人孔子之意。說略備於表。茲不復詳列焉。可以推而得之也。

何彼襛矣。喪亂之詩也。其列于二南何也。曰孔子之志也。文王大姒之化。不獨被于當時之南國。而有以及于後周之世。著文王之化之深且遠。故次以何彼襛矣。曰傳者言二南采于成王周公。而有後周之詩焉。然則其詩孰條之。曰蓋孔子之前或附之。如豳之有破斧以下是也。及孔子取而刪次之。以明文王之化。而其詩之先

後則惟以義爲斷而不以其作之時世故其篇第在騶
虞之前以此言之則二南二十五篇之編次于聖人而
非周公當日采詩之本第益明矣曰然則衰周之詩止
此一篇何也曰衰世之辭或誣而亡其實聖人姑取之
以明其義云爾又何多錄焉
召南終騶虞何也曰美文王也麟趾末曰于嗟麟兮騶
虞末亦曰于嗟乎騶虞其歎美文王之意同焉故采其
詩以終二南
邶鄘衛

邶鄘衛皆衛詩也，冠以邶鄘何也？曰：邶鄘衛者，殷墟，又三監之舊封也。詳見詩本傳及辨。而其後邶鄘卒并于衛焉。孔子傷殷之亡也，故冠衛曰邶鄘，從其始也，所以明衛之爲殷墟也。且夫衛亦諸侯之風也，乃其詩不與鄭齊以下諸國同列，而獨先于王焉，是以知孔子有傷殷之志也。冠之曰邶鄘，而不與他國風同例焉，亦所以別之也。此條義例詳後補言。

衛詩始莊姜何也？曰：衛自莊公寵嬖奪嫡，啓州吁簒立之禍，故宣公得繼位。考春秋傳、史記，宣公，晉桓公之弟，蓋莊公庶子，非所當立，因州吁弑

桓公自立國人殺之故迎立宣公以肆其邪淫無道之
孔氏疏義云宣公桓公子者誤
行再傳至懿公而遂亡其國若非康叔武公之遺化衛
之餘民從而不去又有齊桓許穆宋桓諸國君左右之
戴文雖賢其能立國乎以此言之衛之亡也不亡于懿
公亡于莊公而其存也不存于文公存于武公故夫子
列共姜武公之詩於後著衛之所以存列莊姜之詩於
首著衛之所以亡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不然衛
風世次莫先於共姜武公矣今其詩獨列於後何哉曰
然則非姜詩以柏舟爲首而綠衣次之何也曰柏舟之

意迫而切，故其言也詳。綠衣之意緩而諷，故其言也畧。

先柏舟後綠衣，先其詳而後其畧也。

燕燕次之何也？曰：莊公失德於上，妻妾咸不安其位，妻謂莊姜。妾、謂戴媯。此柏舟綠衣燕燕三篇相繼之義也。夫戴媯之歸，雖在州吁弒立之後，然其禍實始于莊公之世，故此篇不與擊鼓同次，而次柏舟綠衣之下，所以罪莊公也。

日月終風次之何也？曰：日月、終風，莊姜思莊公而作也。

燕燕末見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故次之。

次以擊鼓何也？曰：著衛亂也。

夫以凱風何也。曰擊鼓以上。亂于上也。凱風則及下矣。夫世之盛也。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則下有桃夭芣苢之應。及其衰也。上有栢舟綠衣之化。則下有凱風之應。所謂風也。夫盛衰之感。其事雖殊。而其致一也。言其盛而不言其衰者。惑也。曰其所以應之之義何也。曰莊公失德。不能正其家。以啓亂于上。而其下之淫風遂行。此凱風所以作也。所謂應也。曰然則凱風一篇作于莊公之世乎。曰此不可考矣。夫上之所感者深。則下之應者遠。故一世之治。數世被其澤。一世之亂。亦數世被其

詩。衛自莊公啓亂。迄于宣懿之世。而卒亡其國。故自凱風至靜女十一篇。其作之時世。不可盡曉。然尤於擊鼓之後。新臺乘舟之前。蓋莊公及宣公時詩耳。而其義皆柏舟以下六詩之應也。惟泉水一篇。不與上下篇相比焉。說見泉水。

次以雄雉匏有苦葉何也。曰雄雉婦人勸其君子歸隱之詩。匏有苦葉又隱士作也。夫國事日非。賢人君子相與去之。雖婦人亦有知其然者矣。柏舟以下六詩之應也。

次以谷風何也曰次谷風之義猶凱風然然則其詩不同次何也曰賢人者國之本也賢人用則其國治賢人隱而其俗壞亦所謂應也故其詩相閒以明其義周南以兔罝次桃夭芣苢之閒此以雄雉匏有苦葉次凱風谷風之閒其義一也

式微旄邱次之何也曰谷風以上亂于國也式微旄邱則及其鄰矣夫二南盛世之化由近以及遠故桃夭芣苢之後次以漢廣衛風衰世之政亦由內以及外故凱風谷風之後繼以此詩

次以簡兮何也。曰、次簡兮之義猶雄雉匏有苦葉然。然則其詩不同次何也。曰、簡兮末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家盛治也。故夫子下移其詩以比泉水。亦與谷風式微旄邱三篇著相關之義云爾。

泉水衛女之詩也。他國未有列其女子之詩者。衛獨列之何也。曰、衛自宣懿以降。其國既滅而復存者。雖由戴文中興之功。然其先與狄人戰敗之日。惟宋桓公宵濟衛之遺民七百餘人。又有許穆夫人賦載馳。賴二國之助。而後戴公文公得以廬于曹而圖復國之漸。若非康

叔武公之遺澤。有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賢女嫁于二國。以救其敗而恤其亡。則衛卒滅矣。故他國未有錄其女子之詩者。衛獨列其詩四。泉水。載馳。竹竿。河廣。復因簡兮之末。有厭亂思治之語而次以此篇。所以明衛先公之遺澤未亡。孔子之志也。曰。然則泉水卽宋桓許穆夫人作乎。曰此不可考矣。夫衛多賢女。國之所以不亡也。豈必其詩皆作于宋桓許穆夫人哉。

次以北門何也。曰。次北門之義。猶雄雉匏有苦葉簡兮然。夫無道之世。賢者不得位而居下。祿爲已困矣。乃猶

貧窶若此欲無厯得乎而國無人矣。

北風次之何也曰衛國于是亂而將亾矣故賢人君子卒避去之雄雉匏有苦葉簡兮北門之義其終矣乎。

靜女次之何也曰衛國于是淫風大行民俗益壞矣凱風谷風之義其終矣乎。

次以新臺二子乘舟何也曰衛淫亂之國也而宣公又甚之國之所以亾也故其詩次北風靜女之後。

右衛上

柏舟衛共姜詩也今次新臺二子乘舟之後復別爲一

篇何也。曰、夫子讀衛風至乘舟牆茨之閒、傷其淫亂極而人道于是滅亡也。故分牆茨以下為一篇、而冠以柏舟、所以正之也。不然、衛共姜時下逮衛宣四世矣。今其詩降而列于此何耶。曰、所以正之之說何也。曰、共姜為其夫既歿而之死靡它、可謂守禮矣。今宣姜乃以末亡人下淫、此義之反者。故竝列其詩焉、所以正之也。

牆茨次柏舟之義聞命矣。君子偕老次牆茨之後何也。

曰、著宣姜之罪也。

桑中次之何也。曰、新臺牆茨君子偕老淫于上也、桑中

則及下矣所謂應也蓋比凱風谷風靜女諸詩之義而又甚焉。

鶉之奔奔亦刺宣姜之詩宜與牆有茨君子偕老同矣今次桑中之後何也曰宣姜與頑之淫惡而國人化之使其國尚有君猶可以救而正之然惠公之不復有君道也此其所以亡也故次以鶉之奔奔著衛之無君也夫人之無良固有罪矣然竟以之爲君爲兄而曾是不意者果誰之咎哉然則爲惠公者宜何如曰明大義以逐公子頑而至誠以格其母則庶乎其可也

次以定之方中何也。曰美文公也。

蝃蝀相鼠干旄次之何也。曰著文公之化也。其定之方中之應乎。曰何以言之。曰衞國被文公之化。悔其前日淫亂非禮之俗。而在位者復能興起賢才以爲國家之用。此存亾治亂之大端也。故曰應也。曰然則其詩作于文公之世歟。曰此不可知矣。蓋其詩或作于文公之後焉。所謂一世之治數世被其澤者。無害于義也。

載馳次之何也。曰余於泉水言之矣。故其詩繫定之方中以下四篇之後。而下篇復繼以武公之詩。所以明暨

亦之存衞而武公之化遠也。

右衞中

淇奥以下復爲一篇何也曰衞風終于文公設及前篇之末而其詩已終淇奥碩人二下復取武公莊公之詩重列爲篇而各著其化以明治亂興亡之本考槃竹竿河廣伯兮武公之化也氓芄蘭有狐木瓜莊公之化也其義則余于前柏舟言之。

考槃次之何也曰武公之化也夫上有淇奥之君則下有考槃之賢矣所謂應也然則其詩作于武公之世乎

曰、此不可知矣。義猶前凱風蝃蝀以下然、闕之可也。

碩人衛人爲莊姜作也。其詩不與前柏舟綠衣同次、而次淇奧考槃之後何也、曰淇奧衛之所以存也、碩人衛之所以亡也、所謂治亂興亡之本者如此、故復取莊姜之詩而次之、反覆之義也。

氓次之何也、曰莊公之化也、義猶前凱風以下然。

次以竹竿何也、曰武公之化也、義猶前泉水載馳然、

芄蘭次之何也、曰莊公之化也。衛俗之衰也。不獨淫風流行、而先王之禮法、亦皆廢墜矣。

河廣女之何也曰武公之化也義猶前泉水載馳竹竿然曰然則宋桓夫人與許穆夫人咸有存衛之功矣今其詩不與載馳同女何也曰河廣之作也在文公復國之後而其所言者又不與存衛之事故其詩不與載馳同例焉

女以伯兮何也曰武公之化也

終以有狐木瓜何也曰莊公之化也然則武公莊公之化竝行而不謬乎曰然曰何以言之曰衛之衰也其國之婦人女子有能守禮如竹竿河廣伯兮者武公之化

也國之所以存也然其民俗益壞淫風肆行復有如淇芄蘭有狐木瓜者焉莊公之化也國之所以亡也所謂各著其化者奚謬焉至如淇竹竿而下其時世闕之與考槃之義一也曰然則衛風不終于文公之詩而終以有狐木瓜淫亂之詩何也曰衛自文公復國之後代有失德如靈公出公之世其淫亂無道之行不異宣惠而其國之風俗弱不復振及孔子之時而益衰衛風終于有狐木瓜諸篇所以著衛俗之終衰也

右衛下

王

王之降國風也孰降之曰孔子降之曰孔子未刪詩以前王不絀于風耶曰王之編于風也不自孔子始也蓋孔子之前或錄之而其義則自孔子斷之耳曰何以言之曰周道之衰也王室卑而諸侯强故錄其詩者或與列國之風並稱及孔子編次之時始從其舊而不改夫聖人既從其舊不改則其垂教之義必有在矣故曰孔子降之也曰然則其降之之義何也曰孔子之作春秋也稱王曰天王春正月曰王正月大一王之統也所以

尊周室也而其子詩也則降之傷周道之衰也則所以錄其實云爾

王風始黍離何也曰周之東遷也黍離見之矣故王風始之

次以君子于役何也曰周大夫行役悲勞于外其室家怨望憂思于內黍離君子于役二詩之義相比然故並冠王風之首曰然則二詩蓋一時作乎曰孔子稱次之義云爾若詩人之作豈必其同時哉

君子陽陽次之何也曰周大夫之賢者行役悲勞于外

其在內之君子。全身遠害隱于下寮而已。此王道之衰也。

次以揚之水何也。曰王風首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著周道之衰也。而平王忘復讎之志失中興之業勞其國人。遠戍申許。此其風之所以卒不振而降于諸侯也。故次以揚之水。

中谷有蓷次之何也。曰揚之水。平王失政于上也。中谷有蓷以下。則及下矣。所謂憾也。曰然則中谷有蓷以下。皆作于平王之世乎。曰此不可考矣。義猶衛凱風以下

然闕之可也。

兔爰葛藟次中谷有蓷之後何也。曰中谷有蓷葛藟傷國人離散也。而兔爰一篇次其閒其時雖有閔國亂之君子。亦無如之何而國不可爲矣。下采葛邱中有麻。皆淫奔之詩。而大車一篇次其閒其時雖有能止奔之大夫而不能就其俗。則俗不可爲矣。是故其詩終焉。

鄭

鄭風始緇衣何也。曰美鄭桓公武公也。桓公武公始有鄭國。故鄭風首緇衣焉。

將仲子次之何也。曰、緇衣之應也。鄭、淫俗也。將仲子有悔淫之辭焉。其桓公武公之化乎。

兩叔于田次之何也。曰、鄭自桓武立國。僅一傳至莊公而遂有叔段之亂。繼以四公子爭立。國幾滅亡。而鄭風始衰。蓋莊公亂鄭之始。故次以兩叔于田。

淸人次之何也。曰、鄭諸公子爭立。亂者數世。及文公繼位。又不能增修國政。復桓武之業。而亡師弱國。鄭風于是乎益衰。著文公弱鄭之罪。故次以淸人。

羔裘次以何也。曰、孔子將次遵大路。先之羔裘。將次有

女同車以下諸淫詩先之女曰雞鳴所以正之也曰何以言之曰鄭風之正者五將仲子羔裘女曰雞鳴風雨出其東門是也皆緇衣之意桓武之化故以將仲子一篇繫緇衣之後而著其意之正復以羔裘女曰雞鳴二篇冠遵大路有女同車諸詩之前而風雨出其東門二篇又與東門之墠揚之水諸篇間次皆所以著反對之義羔裘美國有賢大夫遵大路則賢者去國之詩其義正相反女曰雞鳴風雨出其東門三篇又與有女同車以下諸淫詩相反所謂正之也曰其必著以反對之義且以正之者其故何也曰鄭淫俗也不有以反之其能國乎且

夫鄭小國也而居晉楚大國之閒其幸而後亡者桓公武公之澤未亡耳故夫子于緇衣之閒三致意焉曰遵大路衣羔裘之義斷命矣其衣叔于田清人之後何也曰叔于田清人亂于上也遵大路則及下矣夫國有亂而賢人去之此所謂應也曰然則將仲子一篇作于桓武之世而羔裘以下皆莊公以後之詩乎曰此不可知矣義猶衍歟[illegible]以下然闕之可也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七篇衣女曰雞鳴之義斷命矣其並衣叔于田清人之後何

也。曰亦所謂懲也。鄭淫俗也。且其國衰亂之後。故其風益肆焉。存而不削。所以爲戒也。曰數篇之義。亦有淺深乎。曰有女同車之志淫矣。而辭猶緩焉。故列諸篇之首。著俗之始變也。至扶蘇蘀兮而其言肆。狡童褰裳則又肆。故並次之。曰然則丰東門之墠二篇又次狡童褰裳之後何也。曰褰裳以上。蓋皆男女相對爲謔之辭耳。若手則其人既去而悔。東門之墠不見而思。夫當其時無復悅恥。及時已過而反側不能忘焉。則其風愈甚矣。故並次之。

風雨次東門之墠之義闕命矣子衿揚之水次于東門

之墠之後何也曰子衿之爲詩也亦不見而思而其言

也迫若揚之水男女相要約至于惟恐人言之或閒焉

其視于東門之墠及褰裳以上而又甚矣故並次之

出其東門次揚之水之義闕命矣鄭風終野有蔓草溱

洧何也曰鄭風自有女同車以下至揚之水凡淫詩九

篇然皆男女二人之私言耳蔓草遇于野而冀其適願

溱洧謔于游觀之所盖一國之人皆然而其風且一成

而不可變矣夫子于其聲欲放之而其詩備列焉所以

爲戒也。

齊

齊風始雞鳴何也。曰。齊風首還著東方之日。著齊俗之變也。夫子誦其詩而感焉。故採美古賢妃之作冠于前。蓋猶見先王之教與齊大公之澤不終亡云爾所以正之也。曰然則其詩何時作乎。曰。此不可考矣。取其義而闕其說可也。

還何以著齊俗也。曰。齊俗好勇習於田獵。還之義也。

著之義何也。曰。昏禮之廢也。著見之矣。

次以東方之日何也曰昏禮之廢也而其淫風遂行矣齊俗之衰也。

東方未明南山次之何也曰還著東方之日著齊俗之變也而其繼世之君復有昏忒淫亂之行如襄公其人焉齊風之所以益衰也故次之以東方未明南山

甫田次之何也曰東方未明南山亂于上也甫田則及下矣所謂應也次甫田之義猶著然讀著而知昏禮之亡讀甫田而知冠禮之亡。

盧令次之何也曰次盧令之義猶還然亦東方未明南

山之應也。曰。然則甫田盧令二詩。其作于襄公時乎。曰。此不可考矣。猶衛凱風以下。然闕其義可也。

敝笱。載驅。刺魯文姜之詩也。其事與南山相比焉。今次甫田盧令之後何也。曰。齊風至甫田盧令二篇。而其詩終矣。敝笱以下。其有傷魯之志乎。是故終之猗嗟。所以刺魯莊也。夫齊風也而終之以魯。則志在魯矣。敝笱以下。其魯風乎。故其詩不與南山同次。而繫齊風之末焉。孔子之志也。

魏

魏風始葛屨汾沮洳何也曰魏亾國也魏何以亾國小而無政斯亾矣故以葛屨汾沮洳始之言其無政也曰葛屨汾沮洳刺在位也魏無刺其君之詩何也曰在位者若葛屨汾沮洳然則其君豈能獨賢哉孔子之於詩也錄其存而已不求其備也然則二詩之作何時乎曰魏之時世舊說闕之今不可考矣

園有桃次之何也曰魏國小而無政故賢者知其將亾而憂之

陟岵次之何也曰魏有孝子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于是

民不安其生而國危矣。

十畝之間伐檀次之何也曰魏有賢者而僣隱焉則其國無人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無政于上也陟岵十畝之間伐檀則及下矣所謂應也。

終以碩鼠何也曰魏國小而無政賦其在位者猶碩鼠然于是民弗能堪而去之而魏遂亡矣。

唐

唐風始蟋蟀山有樞何也曰著晉亂也蟋蟀山有樞憂亂之詩也其爲憂而作乎然則其不累揚水椒聊之後

而冠唐風之首何也曰亦所以著唐俗也唐俗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民焉蟋蟀山有樞見之矣故其風不曰晉而曰唐

次以揚之水椒聊何也曰唐之民所以憂思如此者豈惟其俗然哉國有亂故也故次以揚之水椒聊

綢繆次之何也曰揚之水椒聊亂于上也綢繆以下則及下矣夫其國亂故其民貧其民貧故其婚姻失時如此云所謂應也

杕杜次之何也曰其國亂故其民散其民散故無兄弟

者自傷如此云亦所謂慼也
羔裘次之何也曰綢繆杕杜之民哀矣其大夫且居居究究然而莫之恤國所以亡也故次以羔裘
鴇羽次之何也曰亦揚之水椒聊之應也於是征役無藝民生益蹙而國亡矣故其詩曰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次以無衣何也曰於是翼亡而沃興也蓋揚水椒聊之亂終矣唐風其遂終矣乎曰然則有杕之杜葛生采苓三篇繫唐風之末何也曰杕杜賢賢之情摯葛生夫婦

之義深采苓疾讒者之辭緩而志迫所謂陶唐氏之遺民者今讀其詩猶見之故繫唐風之末亦所以著其俗也且夫晉卒底于滅亡而武公并國之後一再傳而復大亂者豈其國有智士而無賢臣師服士蔿卜偃之徒知國家之患而不能匡其君之德以補其闕而弭其災故其亂且屢世不絕焉夫子以杕杜一篇繫揚水椒聊無衣之後所以示譏也杕杜好賢之風僅存于下而不行于上故云示譏夫晉至獻公之世內有驪姬之讒外有二五之變于是禍生骨肉國幾喪亡終之采苓一篇又所以明晉之卒亂于

識㚲雖唐俗之美而數傳之後遂一變而爲霸國之風云。

秦

秦風始車鄰駟驖何也曰美秦始大也秦起戎翟列于諸夏傳曰此之謂夏聲其車鄰駟驖之謂乎。

小戎次之何也曰美襄公之功也秦之興也其在襄公乎。

蒹葭次之何也曰賢人者國之本也秦國多賢其君之所由興乎夫小戎一篇言襄公伐戎之事詳矣而其時

將率之士。有溫其如玉之美。秩秩德音之稱。則襄公之能用賢可知。夫子論其詩而感焉。故次之以蒹葭。所以美秦國之多賢。而襄公之所由興也。曰。然則其詩作于襄公時乎。曰。此不可考矣。義猶衛凱風以下。然其次于小戎終南間者。孔子進之以寓其意云爾。

終南次之何也。曰。美襄公也。于是襄公始爲諸侯。故次之以終南。

次以黃鳥何也。曰。終南以上。秦之興也。黃鳥以下。其秦之衰乎。黃鳥。蒹葭之反也。棄賢故也。

晨風次之何也曰黃鳥之應也賢人棄于上而其俗遂壞于下也。

無衣次之何也曰好勇樂戰關秦俗也國無善政焉故耳亦黃鳥之應也曰然則晨風無衣作于康公時乎曰亦猶衛凱風以下然闕之可也。

渭陽康公爲大子時作也其詩蓋在黃鳥之前今次其後何也曰秦晉婚姻之國也其後乃尋爲仇讎穆公康公而降晉常主夏盟秦惟與晉兵連不解故自屛戎翟不與中國盟會者數十年而秦風于是益衰孔子傷之

故以渭陽一篇。上屬無衣。以寓秦晉兵連之意。而又明秦之初靡于晉。所以深譏之也。夫秦至康公之後。其國之風俗壞于內。而形勢弱于外。無他。棄賢故也。

秦風終權輿何也。曰。秦風之終權輿也。譏棄賢也。秦之衰也。始以黃鳥。而終以權輿。賢之繫人國也如此。是故讀秦風至末。而益知夫子前次蒹葭之意矣。

陳

陳風始宛邱東門之枌何也。曰著陳俗也。猶齊始還著然。

次以衡門何也曰孔子論次齊風而傷其俗故冠之雞鳴所以正之也陳風之次衡門也亦然夫賢人遁國之衰也然當此世而有隱居自好若此人者爲先王之澤也次之衡門亦所以正之也

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次之何也曰著陳俗也宛丘刺蕩也東門之枌之末比于淫矣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皆淫風也此陳俗之衰也

墓門次之何也曰陳衰俗也今復益之以亂誦其詩者有慨焉其猶齊之有東方未明南山乎

防有鵲巢月出次之何也曰陳國亂于上而其淫風肆于下所謂應也

次以株林何也曰鵲巢月出之風淫矣而靈公又從而甚之國之所以亾也

陳風終澤陂何也曰陳國于是將亾矣故其詩之淫也與鵲巢月出相類而其辭哀焉株林之應也

檜

檜風始羔裘何也曰傷檜無君也曰檜何以無君曰羔裘逍遙之君非其君也

素冠之何也。曰、羔裘之應也。上有羔裘逍遥之君。而下有短喪之俗矣。

隰有萇楚之何也。曰、檜君失政于上。而其風壞于下。故君子知其將亾而憂之。

檜風終匪風何也。曰、檜之終匪風也。猶曹之終下泉也。傳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故其懷宗周不忌哉。匪風下泉之志也。夫子繫其詩於檜曹之末。而繼之以豳。所以望周之復興也。

曹風始蜉蝣何也。曰、猶檜風始羔裘然。

候人次之何也。曰、蜉蝣之應也。曹之不用賢而多小人也。國無君焉故也。

次以鳲鳩何也。曰、曹小國也。猶有鳲鳩之君子焉。孔子誦候人而傷曹之不能用也。故次之。

曹風終下泉何也。曰、猶檜風終匪風然。其義則余前言之。

豳

豳風始七月何也。曰、豳以七月名。故始之。曰、孰名之。曰、

蓋周公名之。曰然則鴟鴞以下之詩非豳風也其附于豳何也曰豳與鴟鴞並作焉故附之其在周公之東乎

曰然則孰附之曰此不可考矣或曰孔子之前附之一曰孔子附之

東山次之何也曰東山之作也其在七月鴟鴞之後乎故次之周公之相成王也德莫大焉功莫厚焉七月東山之間盛矣

破斧次之何也曰破斧以下其周公之化乎所謂應也

曰周公之東征也從征之士作破斧焉其居東也東人

作伐柯九罭狼跋焉。夫周公居東。在東征之先矣。今伐柯以下之詩後于破斧何也。曰。東山破斧。上下之情也。故其詩相比焉。所以濟東征之美。而周公之能成厥功也。且夫有周公之德。而後有周公之化。有周公之化。而後有周公之功。故伐柯以下。其詩雖作于破斧之前。然狼跋一篇。所以美周公之德者至矣。孔子移其詩之次。而以是終之。明周公之功。必本于其德化如此云。

詩益卷之九終